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十

蘇明允族譜引。

蘇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

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
于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
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
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
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
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
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
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
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
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巳氏。

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

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
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
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閒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
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
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
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
適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
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
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
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

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

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
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
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
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
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
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
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
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
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眾用此三者故能
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
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
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

德之閒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
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
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
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
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
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
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
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
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
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
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

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旣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

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眾。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

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

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

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更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唯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

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

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攷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